

B66



新 嫂 嫂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新 嫂 嫂

天津地区革委会文化局编

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

新 嫂 嫂

天津地区革委会文化局編

插图 陈继荣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4 5/8 插图 4 字数82,000

一九七三年六月第一版

一九七三年六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45,000

统一书号: 10072·414

定 价: 0.35 元

目 录

新 嫂 嫂	全正年(1)
三送球鞋	王文煜(11)
一丝不苟	吴荫培(21)
葡 萄	郭 戈(37)
老 虎 口	陈道华(46)
喜事新办	全正年(61)
源 泉	汾 飞(74)
老 班 长	袁永和(87)
瞧 闺 女	王玉祥(100)
双铃齐响	陈玉英(107)
凌 霞	张孟良(123)

新 嫂 嫂

全 正 年

俺二嫂过门才两天，就又当了生产队长。

昨晚，俺们一提选她当队长，会上老的少的都举手赞成。可二嫂自己却说：“我刚来，乍生不熟的，怕干不好哇！”

“二嫂，别说外道话了，就看今几个你跟赵华那么一摆道、一赶车，俺打心里佩服！”老贫农强伯笑盈盈地说，“咱队添你这么个硬膀子，粮食产量上得就更快了。”

她听强伯一劲地夸自己，脸一阵红过一阵，心里不安不落，有些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。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二嫂。俺见二嫂微笑着抿了抿嘴唇还想说什么似的，就带头使劲地拍起了巴掌，心想：“还推辞什么，大伙的眼睛可看得准着呐！”

热烈的掌声，迫使二嫂不得不表示：“大伙给了我这个革命的套子，我就尽着力儿拉吧！好在有老一辈的指点，有姐妹们一块紧膀子干！”

俺们听了，打心里高兴。有这么个好打头的，就是多难走的道咱也敢闯呀！

那么，俺就把刚才强伯提的那事，向大家说说吧。

一大早，朝霞吐艳，村头上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大字标语，闪着红光，醒目动人。热火朝天的春耕准备工作开始了，社员们有的选种，有的挖渠，有的浇麦，随着洪亮的钟声，各自走上战斗岗位。二嫂扛着从娘家带来的那张铮明瓦亮的大铁锨，上身穿半新红花小薄袄，肩头上显眼地补了块补丁，下身穿件蓝布裤子，跟我们一起来到村头倒腾粪。

不知是因为添了个新伙伴，大伙有些拘束呢？还是一时没抓住话题呀！反正不象往天那样一见面就象喜鹊子似的叽叽喳喳地吵闹起来。姑娘媳妇们都笑咪咪的不言声，好象心里隐藏了多少秘密事，一张嘴就要暴露似的。还是二嫂先开口：“谁的队长呀？说说咱这活怎么干吧。”这一句话象提开了堵水的闸门，人们憋足的话就象河水一样流开了：

“妇女队长和你一样——出门子了！”

“咱得快点选个队长呀！”

“妇女能顶半边天，没咱的代表还行？”

“老支书不是说了吗，让咱们酝酿酝酿谁当队长合适？”

“……”

二嫂见我们七嘴八舌地议论不休，就指着大粪堆说：“不就这堆活吗？那咱就商量着干吧。”

五副抬筐，多一个人。我建议说：“叫二嫂给装筐，咱们抬吧！”

“一起装吧！”二嫂不同意地看了我一眼说，“同来同去，干着出活。”说罢，舞动起大锨第一个动了手。筐，很快就装满了。二嫂又从饲养室找来一只大背筐，装得尖尖的，双手一提挎在肩上，膀不歪、身不摇，迈步就走。这一手使我们又敬佩又吃惊——“好硬的肩呀！”

正这当儿，强伯牵出枣红马准备套车，一眼瞧见二嫂背大筐，就关心地说：“小心点，抬吧！别扭了腰。”

“二嫂要立播！”我调皮地笑着对强伯说：“给小伙子们带个信，问他们敢不敢来比赛！”

“连二哥也在内！”不知谁又添了一句，引得大家咯咯咯地就笑开了。笑声伴着村头小河的流水声，飞向远方……

二嫂也笑了。她看着强伯一人套车，就指着另一辆装满粪的新胶轮车和拴在槽头的大灰马问：“强伯，怎么那辆车还不套呀？”

强伯瞅瞅那辆车说：“气人呢！赵华昨儿才拉脚回来，一听说送粪，他就象撒了气的皮球，拍不起来了。”

正说着，一个五十多岁浑身冒精神气的人，若有所思地向饲养室走来。

强伯指了指说：“那不吗！不知又到哪儿转去了。”

“春争时，夏争午。春耕送肥这活可得紧巴紧地干！”二嫂故意的大声说。

赵华愣了愣神，假装没听见似的，跟着强伯钻进了屋。

“妹子，赵华是怎么个人儿？”二嫂干着活儿问我。

“听说土改那时，他自个就喂头小毛驴，每年除了种地有吃有剩富富裕裕以外，还经常出去赶脚。这么多年了，背着个小算盘过日子的毛病总改不了，遇事先往自个那边拨拉。不管什么邪风在他耳边一吹，他心就咕涌。六一年刮‘三自一包’黑风时，他非闹着赶大车去作买卖不可，让老支书狠狠地说了一顿……”我一口气不住嘴地向二嫂介绍情况。别人见她听得那么认真，也争着说开了：

“农闲搞了几趟运输，他的‘病’就又犯了。”

“他说‘跑一趟天津顶一亩地的收入’，他还要求去。”

“当初就不该让他去！”

我们正说着，就听强伯一字一板地对赵华说：“……你跑扯了两月也没学习，又有点转向吧。……什么‘搞副业比农业收入大’？我们是以粮为纲啊！……你那腿早也不疼，晚也不疼，怎么一回来送粪就疼起来了？”强伯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走。

赵华见强伯一个劲地指责他的不是，就后边追着表

功似地说：“这一冬我可没少为集体挣钱，这谁也知道……”

“咱可不能见了钱就忘了田呀！”二嫂听着听着插了言。

赵华见新媳妇二嫂也批评了自己，无奈地自言自语说：“真让人想不通。”

“等晚上大伙帮你一把就想通了，眼下咱没那闲工夫磨牙。”强伯说着拿了鞭子往前走，赵华也慢腾腾跟过来。

赵华见我们都干着活，象求救似地把两手一摊，一对眯细的小眼睛瞅着我们说：“你们瞧老强多不讲面子，我想歇天工，他就给我扣了一堆帽子。”

“如今咱们要讲无产阶级革命道理，可不讲什么资产阶级的面子。”二嫂马上纠正他说，“大忙忙的无故歇工，可不应该！”说着一双闪光的眸子一眨不眨地瞅着赵华。赵华结结巴巴地答道：“这，这可没办法！我腿有点不得劲呢……”

“那昨晚你怎么和队长说‘一辆打里一辆跑外’，还要出去搞运输呢？”我紧接上去追问。

“我是一片好心，想多给集体挣点钱来。为集体就是有点病也得坚持呀！”

“为集体操心费力是对的，可不要忘记：咱们的责任是为国家生产更多的粮食啊！农闲了搞点运输对头，农忙了就要服从种地。”二嫂很耐心地给他讲道理，

“春耕送粪多要紧，你就坚持不了啦？咱可得摆正农副业的关系呀！”

“你也这么看？”他疑惑地看着二嫂说。

“是啊，咱们在学大寨的道路上应当迈大步，向前看。”二嫂很坚定地回答他。

“学大寨我不能落后……”赵华被她字字有力句句在理的话一说，有些理屈词穷了，看着二嫂那进攻的架势，心里不禁有些胆怯。他最怕别人给他上纲上线。因为他自个也觉着思想上有些怕见人的东西，可有时藏也藏不起来，还情不自禁地通过行动往外冒。他估摸着这一次又得让老支书说：“资本主义思想的烂根上又浇水了，想发芽是不？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别老让人推搡着走呀！”这种满腔热情的提醒，他觉得对自己是有益的，但昨儿从队长批评他重副轻农的思想后，却着实有些别扭。他觉得：这挂车除了我赵华能赶，还有谁敢试巴。如果停两天，队长会觉得不合算，白白减少了收入，就还会答应出去的。每天八角补助，加上装装卸卸，哪趟自个也落个好几块。他不相信计划就这样落了空，于是他转转口气说：“要让我跟跟车还凑合，赶车，我实在有些吃不消呀！”

“你纯粹拿歪！”一直在旁听二嫂跟赵华摆道理的强伯，听到这里气愤愤地插了一句。

赵华听了又想说什么，早被二嫂看穿了他的心思。二嫂接过来说：“一时钮扣慢慢解，思想弯子可以大伙

帮着转；这生产的节气可不等人呀！好吧，我来赶这辆车。”

二嫂要赶车！这可把我们吓了一跳。我只知道她在家是把种地好手，当过队长，可没听说过她会赶车。我担心地拦着二嫂：“就让赵华赶，他能赶……那可是匹烈马！”

“这，我不怕。男人能办的事，咱们妇女照样能干！”二嫂果断地回答着，不以为意地推了我一把，“走，套车去。”

“好，我来帮你。”赵华赶忙接了一句。他嘿嘿一笑。觉得这个台阶算下来了。

“不用帮。你跟车装装卸卸的吧！”二嫂又严肃又沉稳地关照他说。

听说新媳妇要当车把式，人们都围拢来看。抱孩子的妇女们可议论开了：

“刚过门子就干活还不怪新鲜的，还要赶车！”

“她可真是天不怕地不怕，那马，男人都不敢动，她冒冒失失的……”

真的，这匹马打从买了，一连伤了几个人，一提它，年轻小伙子都有些怵头。因为赵华在驯马上有一套，才决定让他赶车的。今儿二嫂怕耽误生产，主动要赶车，出个差错可怎得了呀。这事更急坏了强伯，他急急上前拦住说：“可千万别冒这个险！二嫂！”

“放心吧，强伯。我们要不把它往社会主义道路上

赶，有人就要想往资本主义道上赶。”二嫂说罢，把红头巾往腰里一扎，袖子一挽，两条小辫往后一甩，红朴朴的圆脸上闪动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，微笑中带出几分严肃，摆出一副上阵的架势。

大伙都为二嫂捏把汗，我更是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。但是二嫂却毫不怯场，镇静沉着，非常坦然地从强伯手中接过鞭子向马棚走去。

赵华自逞自能的紧赶了两步，解开了缰绳，把大灰马从棚里放了出来。大灰马一见迎着走来的是生人，斜眼瞅了瞅，猛地吼叫一声，蹿了起来。

“后退，躲它远点！”我们和强伯几乎同时喊了起来。站在一旁的小孩吓得忙朝妇女们的屁股后头钻。只见二嫂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，胳膊一抬，手腕一拧，鞭杆在空中一晃，鞭头在马鬃上一转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来了一个盘头鞭，把马抽了一个趔趄。

大灰马被这凶猛的一鞭给镇住了，怯生生地停了下来。二嫂乘机飞步前去抓住了缰绳，双手用力一勒就给它戴上嚼子。人们倒噓了一口气。但是，当大灰马醒过味来的时候，却又尥又蹶，然后猛地向前疾奔。强伯见势说了声：“松开手，让我来！”一个箭步蹿上去。只听二嫂喊了声：“您闪开！”使劲推开强伯，紧攥缰绳跟大灰马跑了几步，猛力往上一勒嚼子，马停住了，呼呼地喘着粗气，瞪大了眼睛瞅着这陌生的女主人。

略停了会儿，二嫂把手松开，后退几步目不转睛地

盯着它。大灰马刚想再使性子，二嫂抡起鞭子：“啪！啪！啪！”又是几鞭子。大灰马见势不妙，就顺从地打开了转转，再也不敢跑了。然后二嫂提着鞭子慢慢走上前去，给大灰马整整笼头，围上套包，抚摸着它那滚瓜流油的皮毛。

这时，站在一旁观看的老人们赞不绝声地说：“好鞭法，是行家。”就有那知根底的人介绍说：“这是家传，她爷爷在旧社会给地主赶了半辈子车。”

一直站在墙角里观阵的赵华，看到新媳妇威武镇静的样子，高超的鞭法，都有些目瞪口呆了，心里直跳腾，觉得众人的眼睛都象针似地扎在他身上。他想溜走，可又想：“她不见得套得上车吧，那时还得看我的……”

二嫂不慌不忙地把马牵到车前，把鞭子往车卒的孔里一插，左手紧勒嚼子，右臂提轡，大灰马服服帖帖地一捎就进了车轡。她三下五去二就稳住了鞍，结好了肚。强伯帮她套上了拉长套的小红马，一切结扎妥当。只见二嫂拔下了鞭子，一按闸，吆喝一声：“得儿——驾！”大灰马只一点头，大车驶动了。

人们惊喜地看着大车驶向桥头。哪知，冬天倒雪倒得村头这段路很难走，车辙里的冰刚刚溶化，表面新垫的一层土，一轧就陷了进去，大车才走了几步，左右晃了两晃就停住了。

大家都围拢过来想帮帮手。赵华见大车驶动了，心

里刚有点自愧自悔的样子，大车一停他又向前凑了凑说：“这段路可叫劲，二五的把式赶不过桥去。”作为回答，我们生气地瞪了他一眼。我们以为只要二嫂摇动一下大鞭，大灰马它敢不走！可二嫂走到车前面，用脚踩了踩道，步量了一下到大桥拐弯处的距离，回来看了看陷进半尺多深的车轮子，见我们都作着推车的准备，笑了笑说：“不用推，上得去。”她又转身对用锨挖轮前土的强伯说：“强伯，您甬管了，赶那辆车去吧！”

二嫂查看了一下小红马的套，顺了顺辕马的缰绳，右手一按车辕，跳了上去。她两脚叉开，站在辕马身后，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凝视着前方，大鞭一晃，红缨飘飘在小红马头上一指，紧跟着“得儿——驾”的吆喝，“啪”地一声鞭响，大灰马身子一伏，腰一伸，小红马脖子一梗一使劲，大车驶上了平道，接着向左一拐就上了大桥。一阵欢笑夹着掌声，伴送大车沿着阳光照亮的道路驶向广阔的原野。

我们自豪地望了一阵，回头问赵华：“你那腿好了吗？”赵华羞愧地拍打了一下自己的脑袋，用袖子抹了一把已经花白的胡子，低声地说：“别问了，我去跟车。”一转身被车轮碾起的泥垄绊了个跤，引起了大家一阵善意的哄笑。

赵华爬了起来，清醒了一下头脑，然后向二嫂赶车的方向，拼命地追赶了去。

三 送 球 鞋

王 文 煜

麦秋时节，天气变得快。刚才还下着瓢泼大雨，下地的社员被赶回家，可进屋没坐稳，雨就停了。田大娘抢场回来，披着湿漉漉的衣服还没进屋，就听见街上有人喊：

“谁丢鞋了？”

“谁丢鞋了？”田大娘嘴里念叨着，心里琢磨着。

田大娘虽说已经五十多岁年纪，可是身板还很硬朗，花白头发，方脸盘上泛着红光，两只眼很有精神，是位洒利爽快的老大娘。她听见街上有人吆喊谁丢鞋了，心想也许自己能认出是谁的，一来省得捡鞋的喊，二来省得丢鞋的着急。于是她踩着泥泞的路朝大街上走去。出了胡同口一看，原来是老队长提着一双鞋迎面走来。老队长一见田大娘，好象找到丢主似的：

“老嫂子，你看这是谁的货？”说着递过来。

田大娘看着这双没有鞋模样的泥蛋蛋，接在手里一看，鞋后根咧开个大口子，活象鲛鱼嘴。大娘端详了半天，忽然认出自己用线绳搓的球鞋带，不由一笑，忙对队长说：

“交给我吧！”

“我就知道你准能认出是谁的。”

“是津生的。”田大娘好似对自己孩子的东西一样熟。

“那就交给你了。”老队长踏着路上的泥走了。

田大娘拿着鞋，在墙上蹭了蹭鞋上的泥坨，又随手捡根木棍，把泥往下刮了刮，就提起来一步一滑地朝着津生他们的住处走去。

别看田大娘上了年纪，可是支部分工，她担任着青年委员，抓知识青年的工作。自从去年担任了这项工作以后，她好象年轻了十岁，成天老是乐不够，打心眼里喜欢这些欢蹦乱跳的小青年。在这以前，大娘原是一个模范饲养员。有一天开支委会，支书传达了公社党委的指示，说有十几个知识青年要到村里来安家落户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还说这是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问题，支部得找个责任心强的人把这项工作抓起来。支书提议：“就交给田大娘吧！”大家一致通过了。田大娘满脸堆笑说：“同志们决定了，我就尽着心儿做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就是泰山，咱也要担在肩上！”从此，田大娘跟前多了一帮儿女。小青年们刚下乡时，连饭都不会做，大娘就掰着手儿教。老人家跟青年们一起下地干活，锄、耨、耕、种，一样一样地指点他们，休息时就给青年们讲革命传统和斗争故事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他们。青年们在

广阔的天地里，进步很快，慢慢的生活习惯了，干活也不累了，和贫下中农的感情越来越深了，这些变化，大娘都看在眼里，喜在心上。

津生他们的新房在村东。田大娘踩着泥泞的路，穿过大街，再过一座小桥就到了。这条路大娘合着眼都不差。

大娘刚一推开院门，青年们都踉儿踉儿地蹦出来，七嘴八舌地嚷开了：

“大娘给我们送报纸来啦。”

“不，接着给咱们讲‘地道战’。”

一个小青年摘下自己的帽子，双手捧到大娘跟前，调皮地说：“大娘，要是给我们送杏儿来了，就给我来这么一兜。”

大娘抢过帽子，“啪”的一下，扣在小青年的脑袋上：“馋掉你的牙！”

大家“哄”地笑了。笑得最响的是一个二十来岁，光着泥脚，穿一件蓝背心，虎势势的小伙子。小伙子留着一头黑发，红朴朴的脸儿，有一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。他就是津生。

田大娘把鞋举到津生面前，象责备自己儿女一样说：“你咋把它扔了？”

青年人看着这双泥鞋，都咯咯地乐个不止。乐得津生十分尴尬，红着脸儿说：“下雨时往村里跑，粘泥把